



馬鶴天著

新秩序的原形態

53

h

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印行

MG  
D831.32  
11/2



3 1797 0136 6

### 緒言

七七抗戰發生後，日人欲以優越之陸海空軍，于數月之短時期內，迫我淪城下之羈，夷我為朝鮮之續。不意我全體將士，忠勇犧牲，全國民衆，一致抵抗，經三年半之期間，使日人精疲力竭，覺武力不足征服中國。乃欲施其慣用之驅術，發佈離奇之謠言，于去歲十一月，三日有日本政府之聲明書，十九日，有外相有田向外國記者之談話，二十二日，近衛首相，又根據以前之聲明，更提出具體的條件。其表面似好聽，其內容實毒辣。無非欲欺騙我國民，蒙蔽全世界。經我國最高統帥，于同月二十六日，在總理紀念週上，予以痛斥。謂「近衛聲明，為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，獨霸東亞，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。所謂日支滿合作之東亞新秩序，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，造成奴隸的中國，獨霸太平洋，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。所謂日支滿不可分之東亞協同體，是中日合併，就是日本大陸帝國建立之完成。所謂日支滿經濟密切結合之經濟單元，不僅是要操縱我關稅金融，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，獨握東亞霸權，並欲整個消滅我民族的生存。所謂締結防共協定，是企圖控制我國軍事，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，以至于外交。所謂兩民族融和，是欲永遠消滅我民族的獨立存在。總之，敵人欲以共同防共的名義，來控制中國的軍事，以經濟集團的工具，來消滅我們的資源，更以東亞協同體的工具，來控制我們的政治文化，以消滅我民族的生存。我們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，中國若不是變為他的奴隸國，也就降于保護國，而且實際

上就是合併于日本」。經此屢詞的駁斥，澈底的揭發，日人的禍心鬼計，可謂暴露無遺，中國國民並世界人士，不至爲所愚惑矣。但日人併吞我中國，獨霸東亞的野心，依然存在，消滅我民族，宰割世界的陰謀，依然進行。最近二月三日，又在策勵南北傀儡組織，舉行所謂東亞新秩序運動宣傳週，四日敵首相平沼，又大肆狂吠，仍不外出歲近衛所聲明之陳腔舊調。此種老套，固不自今日始，自未易以今日終也。

蓋日本欲併吞中國，獨霸東亞，並進而征服世界也，爲該國若干年來一貫之野心。如所謂大陸政策，大亞細亞主義，東亞們羅主義。最著者，如田中奏章，明言欲征服世界，必先併吞中國，而杉脫洋三十年併吞中華策中，亦明言之。惟欲欺騙我國民，蒙蔽全世界，每用種種巧妙好聽之名詞，以圖淆惑世人之耳目。其名詞雖隨時製造，其實質則始終如一。而野心且愈演愈熾。中日戰爭後，曾用此驅術甘言以亡朝鮮，歐戰時，即欲用此詭詞以併吞中國。如當時藉口防德，而請北京政府締結軍事協約，濫借鉅款，欲藉以控制中國之軍權財權。歐戰後，乘各國不暇東顧之機，欲實行合併吾國，乃倡爲日華政治同盟之說。如千賀篤太郎謂「軍事協約，爲締結軍事同盟之階梯」。『同盟有劫後，兩國即改爲聯邦。』『西北利亞如發生獨立國家，亦加入聯邦，遠東全部行聯邦制。』牧野義智日支問題之政事聯盟文中，謂「應付戰後日本之危機，應提倡日華同盟以防德俄及西歐民主勢力。對於東洋世界之解決，經常究外國鼻息，維持不澈底政策之必要。」「同盟之內容，爲政治的自衛同盟，而加以經濟的

要素。先由攻守同盟，而後締結防禦同盟。于他意味，可認為日本對遠東之新政策，「又內閣良本支那解決論，謂『戰後爲日本干載一時之機，日政府應勇敢果決，實行對支那問題之根本解決，則戰後可占東洋盟主之地位。杉院洋併吞中華策中，大陸政策經營之順序謂『第一期定軍事特約，軍器統一。第二期締攻守同盟，以日本將官任同盟軍司令官。第三期建設東亞聯邦大帝國，以日本爲盟主，軍事外交，掌于聯邦政府，內政由兩國合治。』綜觀當時日人各方之言論，所謂『由軍事同盟進而爲兩國聯邦』。『由攻守同盟，進而締結防禦同盟』。『使日本之外交，遂于東洋獨立自主之外交。』『于他意味，可謂爲日本對遠東之新政策。』『由軍事特約，進而締結攻守同盟，再進而建設東亞聯邦大帝國。軍事外交掌于聯邦政府內政日華兩國合治。』與最近近衛等所聲明之『東亞新秩序』，『東亞協同體』，『與亞院』等，完全相合。所謂『日華同盟在防德俄，及西歐民主勢力，藉免日本之危機』。『同盟內容，應爲政治的自衛的同盟而加以經濟的要素』等，與最近近衛等所主張之『防共協定』，『經濟集團』等，亦先後一轍。鶴天當民國七年，反對軍事密約，借留日學生救國團全體歸國，在上海主編救國日報時。即發表一文，題爲關中日同盟說。揭發日人之鬼計，謂『中日同盟，進而聯邦，即合倭朝鮮之途徑，亦日人所謂大陸政策經營之順序。此同盟締結之日，即日人時時所倡之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們羅主義實現之日。』『藉同盟二字，以傀儡吾國，附贅吾國……欲永久壟斷我國利權，以排拒歐美各國之分配，遂其東亞主人翁，吾國保護

著之目的。』全文約萬餘言，曾錄入救國嘜鳴集，改題爲日人併吞吾國之計畫。

#### 四

九一八事變後。日人乘機去我東北三省之機會，進而欲達其併吞吾國，獨霸東亞之野心。惟以國聯之注意，吾國上下之反抗，乃由社會一部份有名人士，借秦東一心一家之口號，大倡中日提携，以拒絕列強過問亞細問題。並派國民外交協會細井肇君，來吾國接洽宣傳，携有『本秦東一心一家之大義，向中華民國諸要人之宣言。』半爲日文，半爲中文，署名者二十餘人。文化界方面有三宅雄二郎，（文學博士）永野梅曉。（支那時報社長）議會方面，有樺山資英，丸山鶴吉，（俱貴族院議員）朴春琴。（衆議院議員）政黨方面，有下中彌三郎，（日本國民社會黨）島中維三，（社會民衆黨）中谷武世。（愛國勤勞黨）團體方面，有小俊三郎，（國民外交協會）星野桂吉，（中央滿蒙協會）大小薰一，（鮮滿協會）並滿川龜太郎（興亞學塾塾頭）等。西原龜三郎，亦列名其中。鶴天固非要人，亦承寄送一份。詳續一過，仍不外大亞細亞主義東亞們羅主義之宣傳，亦即大陸政策之推行。如所謂『日本實爲東亞之屏藩，本一已建國自決之精神，作誘發亞洲弱小諸國覺醒之運動。……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矣』。『若日俄戰後，締結日華攻防同盟，成立東亞全局之協定，進而本經濟提携之原則，則秦東一心日華一族，東亞萬歲之基礎確定了矣。』與近衛等最近所聲明之『東亞新秩序』，『東亞協同體』，『防共協定』，『經濟集團』等語，文雖不同，義則一致。鶴天子民國二十年，亦曾爲文答之，逐一駁斥。謂『名爲提倡秦東一家。實爲東

亞們羅主義。『所謂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者，毋寧謂爲日本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，卽大亞細亞主義漸實現矣。』『推諸君子之意，直欲強認中華東北爲兩國共管之領土，再進一步借手傀儡之韓國第二，獨佔爲日本一國之領土耳。猶曰無領土之野心，何爲設詞之巧耶。』『此真亡韓之故道，由扶植獨立而爲保護，而最後合併矣。』然則造成東亞和平者，亦不外置東亞于日本掌握之中耳。』全文遶一萬六千餘言，曾錄入新亞細亞月刊。該題爲東亞之前途。

二十年前之關中日同盟說，與八年前之答日本要人書，在今日讀之，更足證明日人併吞吾國，獨霸東亞，進而征服世界之陰謀，有始終一貫之野心。而益信我國最高統帥斥駁日當局謬說之演詞，爲洞見日人肺腑之照妖鏡。特將舊著二文，重行錄印。冀國人與世界人士，知日人處心積慮之久，隨時設詞之巧，今則爲圖窮匕見之總自白，卽我國最高統帥，所謂『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。』『結果必然促日本于滅亡』矣。

## 關中日同盟說

民國七年八月在上海救國日報發表

六

日本以自國軍器不能獨立，并欲握我軍權也。於民國四年，乘青島佔據之餘威，要求二十一條，內有漢冶萍合辦，中日合辦兵工廠，并軍隊聘日人教練之條，一時未完全克如所願。乃於前歲倡中日軍器同盟，或曰兵器供給，即前條之變形也。故雙方嚴守秘密，令我國民半信半疑，或惑於表面之借名詞，而不注意。然稍有識者，即知爲不祥之音，必結一極大惡果，乃未幾而軍器供給五陸矣，繼之以防德爲名，而軍事密約發現，軍器同盟之不足，警察破壞交通外交，無不以同盟二字合辦之矣。醞釀數月，而有月前之簽字。更軍事同盟之不足。同時又有政事同盟之謬說，數月前北京各報記者團渡日時，即有日本招之使至，欲令其歸懷主張中日同盟之風傳，又令人有山雨欲來之感。今僅數月，該國之政客學務，公然主張大事論證，其見諸新聞雜誌者，不一而足。各方秘密進行，恐不久霹靂一聲，又有中日同盟密約之實現。夫同盟，非可再之名詞也，因際同盟，乃兩國或數國間之利害相共，目的相同，有相互成交換之權利，雙方同意之一種契約，固爲今日國際間之不可少者。如英日同盟，德奧同盟，固數見不一見也，何以中日同盟，即視爲不祥之音。蓋此所謂同盟，無利害與目的之共同。無相互或交換之權利，非雙方合意之同盟，乃合併之變名詞，一方欲得其單獨利益，而強迫執行之者也。讀者疑吾言乎？請述此說之由來與其内幕。

日本以人稠地狹，物產缺乏之故，每思國力向外發展。然北俄東美，無可插足，幸有物



產饒富利源未闢之吾國，遂視爲絕好最大之殖民地。加以甲午戰勝之威，得寸進尺，獲隴望蜀，勢力日張，貪得無厭，不第冀爲日本將來唯一之發展地，且已視爲日本今日之唯一囊中物。欲乘此歐戰期中完全處分，其朝野上下，眼光注集一點，惟其手段方法，則不一其術。主「剛」者，謂中華民族性質，不可以合意取，唯可以武力得，如每有要求，幾經討議之，不得要領，威以挾之，立覓解決，至有可強姦不可和姦之虐喻。大隈重信，卽代表此主張者。故民國四年，提出亘各種利權數十條之要求，而終以最後通牒得之。雖第五項未能如願，而名曰「希望」。然希望則依然一方面之詞，其爲單獨利益也可知。又以最後通牒得之，其爲強迫也明甚。因此遂不免惹起吾國人之感，並歐美列強之疑忌。乃有主「柔」者，謂中華人排外思想甚深，而抗外之力亦甚大。惟思想知識，單簡薄弱，易於欺愚，故不以力取，而可以智得。與其明索而引起各方之抵抗，不如陰取而得實際之利益。寺內正毅，卽足代表此主張者。寺內欲以亡韓所得之經驗，施諸吾國，韓山親善之名，而攻守同盟，而合併。故寺內前歲任國務總理，卽標榜親善二字，欲以之吞併吾國。凡有要求，則以達親善目的也。苟不允許或反對，則曰有礙親善也。且其要素，不曰要求，而曰協約，曰同盟，似雙方有利，雙方合意者，外人無從干涉，吾國人無從反對。少數大士，覺而呼號，政府尙得以與國權無損禁之。故第五項以最後通牒未承認者，易以協約同盟之名，而無不承認矣。如軍器在民國四年之提出者，曰軍器須由日本採購二分之一以上，並兵工廠合辦，固明知爲日本要求之口

吻。而此則不曰供給，即曰共同，曰同盟，似吾人希望或同意者。又警察經濟，亦無不藉口防德，以共同同盟等字，囊括於一軍事密約之中矣。如確爲共同出兵，而始有軍事共同之必要，何以德俄未單獨講和即有軍器同盟之倡議，又何以民國四年，即有購辦軍器兵工廠合辦之要求也。其欲易要求而爲協約爲同盟，借同盟而欺各國愚吾國民也明甚。今者又進而倡中日同盟，擬更由同盟進而聯邦，是即合併朝鮮之途徑，亦日人所謂大陸政策經營之順序。（日人杉院洋三十年併吞中華策中明言之。）蓋欲由一時的局部的協約，進而爲永久的全部的同盟，不觀日人千賀鶴太郎之同盟說乎？（日本太陽雜誌七月號）曰『軍事協約，有延期至戰後之必要。』曰『軍事協約，爲締結同盟條約之階梯。』曰『同盟有效後，兩國即改爲聯邦。』曰『西比利亞，如發生獨立國家，亦加入聯邦，遠東全部行聯邦制。』此同盟締結之日，即日人朝野時時所呼之支那問題解決之日，亦即時時所倡之大亞細亞主義，東亞門羅主義實現之日也。

于賀氏外，日人之論同盟說者甚多，而牧野義智『日支間之政事的聯盟』一文，（東方時論六月號）言之尤詳。特逐節論之，益足知同盟之內幕，與日人之真意矣。牧野氏之首論，大旨諱：

『戰後德國之勢力，有東漸之形勢，其他歐東各國，各有戰後之大經綸，則列強不久皆將奔赴東洋之大地。以東亞和平倡導自命之日本，不可不有應付之施設經營。其經營方

針，根本固在實力之充實，然吾輩所憂之戰後危機，主點爲國際政局上之問題，則日本之應付手段，務必求之政策上之着眼點。此應付策之一，即吾人所提倡之日華同盟也。」

而所謂戰後危機者約有三：

一、「從來歐洲之政局，因英法德奧俄意六強國之協調或反撥，以惹起種種複雜之曲折與變化，此次戰後國勢上之均勢，必與前異。則在極東政局，活動於中華背影者之勢力，亦生變動。蓋俄既落伍，德今日亦被排斥，而戰後二國，當爲勢力挽回之猛烈運動。彼時即他之列強，亦不能閑却東洋之天地，則日本之責任，自後固益困難。」

「或謂德國與西歐諸國對抗，無再進東洋之餘力，即戰後亦當依然與西歐諸國，存敵視之狀態，無暇及於遠東。不知德兵之遠征，固爲別一問題，而德之經濟的勢力，並其陰險政略的設施，戰後定波及於東洋之天地。惟經濟之競爭，苟如今日之自由競爭，尙無排斥之必要。但其中有極度帝國的方策，含於其中。又政略上之祕密運動，因其性質，時或較軍隊之行動，及於他邦上之影響更大，必十分警戒，而不可怠於應付之手段者也。」

「德國勢力之東漸，當分三路：一，懷柔俄國，以爲前哨。二，依巴古塔德綫，而侵入中央亞細亞。三，使南俄爲其殖民地，而壓迫波斯，以及印度之北境。如是則英國必起

而防禦，因之列強帝國的經營結果，國際間實力之競爭益烈，其輪廓益擴大。德國不得志於西，必轉而東，當其衝之日本，其地位之危機，可想而知。」

夫同盟必有相互或交換之權利，如僅以一方權利爲目的，而並防害他國之權利者，不得謂之同盟。今牧野所述戰後各種危機，以明中日同盟之必要，但僅就日本之危機，以此同盟爲日本應付此危機之一方法，毫不顧及吾國利益，而必曰同盟，已屬奇絕。且細譯所述，其除日本之危機者，正所以增吾國之危機。吾人於此，可知日人所謂同盟之真意矣。

其所謂恐戰後德人之勢力東漸，然無論現時戰後，德人無實力及於東洋。卽日人亦自公認。月前之軍事同盟密約，項莊舞劍，意別有在，吾人既聞命矣。而戰後更欲藉此口實，以結所謂政治同盟，醉翁之意，不難概見。如曰經濟的勢力，與政略的設施，固不自戰後始，未聞以中日同盟防禦倡也，蓋彼時日本與德，同爲吾國競爭場中之一人，今日此獲甲利權，明日彼借口均落，以求乙利權，協以謀我，不相厄而反相成。今則青島爲日人佔領，德國一切權利，日人承繼，戰後恐德人未甘放棄，遂卽視爲日本危機，擬乘此時立合併根基，藉同盟二字，以傀儡吾國，附庸吾國，而防德人勢力之恢復，又不第對德己也，其對各國之勢力亦然。蓋數年以來，各國在吾國之勢力，幾全爲日人所代替，此次欲永久壟斷我國的利權，以排斥歐美各國之分肥，達其東亞主人翁，吾國保護者之目的。乃乘此各國從事戰爭方酣之日，用其日韓攻守同盟排斥吾國勢力之故智，使各國無由補足，並不得不承認其在吾國特殊之

地位。即所以達石井大使去歲在美所倡之東亞門羅主義者也。在吾國固等一失利權耳，然失之各國，或可藉均勢之局而苟存，而失之一國，乃立陷朝鮮等二之地位，是日人所謂危機終非危機，實野心耳，其野心遠，而吾國之真危機至矣。

二，「不第德國已也，其他列強之勢力，亦不久必及於東洋，而尤足懼者，西歐與美國或結合一民主主義之大同盟，與中歐之君主國對抗，其時俄或因德國壓迫，而與之結合。今日之共產主義，難與德之軍國主義相一致，倘壓迫過甚時，或起而反抗，受美國等之援助，以投於民主主義之聯盟。中華當亦樂趨於歐美之民主國同盟，結局日本陷於孤立之地位。此雖不免為假想的見解，但決非空想也。日本與英雖為同盟，然今日英之盟邦，不僅日本，如法意，乃較日本猶切之同盟國，現從事協同戰鬥者也。又美國亦較日本猶為親交的同族國，則戰後西歐民主國間，當有較今日以土之同盟聯合出現無疑矣。」

此所謂第二危機，或非假慮，蓋民主主義，已成二十世紀潮流，不可遏抑。惟日人必欲守其萬世一系之根性，不能順應之足矣，乃思以一國抗世界潮流，如德之以軍國主義與世界敵，尤不得與百數十年前各聯合國抗民主主義之法國相擬，又以不利於其君主神聖之國家，以正大方法禦之宜矣，乃必欲用種種卑污手段，如年來對於吾國及俄國，或陰助復辟，成壓制民黨，以期民主精神之不能發揮，今更愈出愈奇，以抵民主主義之故，而乃引一民主國家

，締結防守或攻守的同盟，並由同盟而進於聯邦，此真所謂不可思議。是欲令吾國易爲君主制，或隸屬於萬世一系之天皇下也。不然，胡能以共和國，與帝國同盟或聯邦，以抗民主國之大同盟哉。是誠司馬昭之心，不足以欺路人矣。如此而締結同盟，日本之孤立危機固免，而中國之危機，將如何耶。吾國雖至愚，雖無異日本屬邦，然斯侮愚弄至是，稍有識者當大悟，稍有血氣者，當拔劍奮起矣。

三，極東之第三危機，乃戰後在中華外交之再現也，在此點西歐交戰國，無以前之融通力，而日本則因今次戰爭，財政大有餘裕，不至如從前借款外交時代，陷萎縮之狀態，然美國等經濟上之資源甚大，雖今後亦必活躍於中國之市場，在北京政界，發揮獨特外交之日，或再現也。

此所謂危機，蓋日人以歐戰中所得之富力，乘各國疲憊之時，欲戰後仍繼續獨握吾國財權，一國活動於吾經濟界，恐美人之少分餘潤也，想藉中日之同盟以包攬之。夫各國競爭於吾國經濟界，固爲痛事，但隱幕包藏他種野心少者，猶比較的爲幸。今日本於數月來，以所得金錢，乘各國戰爭方酣，並金幣低下之日，誘吾國當局以種種借款，抵押各種利權。已無異舉吾全國所有，以數千萬金錢之力購去。而猶欲戰後永壟斷吾經濟，如中日同盟，則己等日本屬邦，美國無由染指，其爲吾國之危機，爲何如哉。同盟之必要理由如此，猶欲令吾國人和之，殆無異嗾一進會之倡日韓合併矣。

雖然，牧野氏固明言爲日本應付戰後危機策之一，則當爲日本之利害計之明矣。其所謂同盟，固明爲欺吾人欺世界之一借口名詞，與所謂軍器同盟等，同欲宰割吾人，而吾人又何能斤斤於同盟二字，以求雙方之交換利益哉。今更略陳其第二段所述同盟之進行方法，益足恍然矣。

日本與中華以同文同種之關係，久有不文之盟約，惟以今日國交之實況，不第無聯盟之實，中日親善之趣旨，似尙未澈底，則中日同盟，恐未能一時急速實現。然視兩國政治家之努力，與輿論之指導如何，亦決非難事也。彼德意志亦嘗與奧國交戰，國交一時隔閡，然至一千八百一十九年，遂結今日所謂中央同盟基礎之二國同盟。日本與中華如兩國間之理解進步，知其應付戰後危機實力資源之必要，則同盟實現，決非難事也。

夫國際感情，當以實際之利害爲依歸，同文同種，而利害共同時，固足增親善之程度，同文同種，而利害衝突時，實足起相厄之競爭。又親善如有親善之事實，自趨親善，而借親善以實行侵略，受者詎能全爲所惑。否則曰未能澈底，誠堪發噤。總之，同文同種之老生常談，不足爲國際親善之資料，而口頭親善，實際侵略，更不足以欺稍有識者之耳目。凡此皆非本論所及，當另論專駁。獨其所謂視兩國政治家之努力，並輿論之指導如何，同盟決非難事，並引德奧爲例云云，其居心用意益昭昭矣。蓋亦知吾國國民非盡可欺，而所謂兩國政治家之努力者，如寺內內閣之欺誘吾國當局，並今日吾國當局之利令智昏，於全國反對聲中，

已締結所謂軍事同盟，更努力焉，不難進而有政治同盟之實現。又所謂兩國輿論指導者，在日人各雜誌新聞，已大聲疾呼矣。而前吾國記者團至日時，已運動歸國後一致主張矣。（六月二十三日上海神州日報已譯日人千賀氏同盟說，其首尾附語，不曰措辭之荒謬，而曰措辭之妙，又曰，此說未始非東亞之福。可知日人之希望，非全無效也。）不難生絕大效力。則今日密約甫結，借款頻生，吾國民大痛後，不難如德奧之戰後締結同盟也。詎知德奧戰後同盟者，德慮法復仇，知非聯奧無以敵法，而免後顧之憂。奧因國內民族複雜，覺非聯德無以圖存。且俾士麥於議和時，亦預留同盟之地步，故同盟克以告成；若吾國今日與日本，則會稽之恥，非止一度，無廢之求，有加無已。軍事協約之所謂共同防德，名共同而利害不共同。則此後之政治同盟，吾國民雖易欺健忘，又何能如是其愚，而日人竟視爲決非難事，其中僅有不足代表國民之政府，與不足代表輿論之輿論家耳。

「中日同盟問題，不自今日始。明末之鄭成功，與日俄戰爭前之中國政府，雖屢提議，而終未告成者。一因日本之外交，傾於對歐洲主義，以與歐洲先進國之同盟爲榮，與積弱之中國同盟爲不名譽。一因歐洲人不喜中日接近，時弄離間之策，故兩國之邦交未接近。日本之外交，過仰外國之鼻息，而無獨自之識見。歐美人時唱日本壓迫中國之論，不喜中國人之專信賴日本，每離間之以懷柔中國人，而美領事，又常先日本而買中國官憲之好意。但日本對於東洋問題之解決，無常窺外國鼻息，維持不澈底政策之必要。若



有英邁之政治家，則中日同盟，已成實際上之問題矣。日本之外交，如由對歐洲本位主義，而達於東洋獨立自主的外交時代，中日之政治的聯盟，不遠必實現也。

夫欲藉口同盟，藉口之可矣，又何必強引舊事，惟其所謂未成立之理由，第一因無論矣，第二因並各國懷柔云云，蓋以日本對中國之壓迫，常被歐美各國所干涉，最著者如中日戰後，因三國干涉，退還遼東半島。其他種種交涉，因歐美不贊同，而稍戢其野心者，不一而足。故曰過仰外人鼻息，曰不徹底政策。以窺外人鼻息不徹底政策，已置吾國於今日現象，倘自由徹底解決東亞問題時，不知將更若何耶。牧野氏固言之矣，曰若有英邁之政治家，中日同盟，已成實際問題，曰今後達於東洋獨立自主的外交時代，中日之聯盟，不久實現。有英邁之伊藤博文，而日韓以合併，是視中國尙差朝鮮一綫，而速欲置之同地位也。曰，東洋獨立自主的外交時代，即去歲要求美承認其在中國特殊地位，亦即日人素唱之大亞細亞主義也。今者歐美各國，方事戰爭，固日人對於東洋問題，不窺外人鼻息，而自主的施行徹底政策之時代矣。中日合併之實現，誠不遠矣。又何必用變名詞而曰同盟哉。

「中日同盟之前提，宜研究者。首爲中國人士，能否有運用該同盟之政治的能力。次則此同盟可否於今日南北抵抗之時提出也。對於第二問題，先以妥協方法解決中國南北之政爭，然後着手同盟之交涉，固爲順適之手續。否則設同盟僅由東京與北京之間成立，恐未能受中國全部輿論之支持。然無論何時，其同盟或協商，每由一國之當道，與他國

之政權代表者之間成立之，固難得全部之贊同。例如德奧同盟，初爲德國與奧國內之親德政治家之間成立，而其結果，乃意外鞏固，至今日尙存續其生命，故中日今日間之同盟，苟不得已時，卽僅與北方中國之當道間締結同盟條約，至南方派得政權時，亦決不至破棄。雖一時不表滿意之南方派，如自派執政，當然出與日本同盟之維持方策也。蓋在中國，與日本聯盟之政治的團體，必常佔優勝的地位，反之若明敵視日本之政派，今後絕對不能占支配中國政界之優勝的地位者也。如然，中日同盟，由日本好意的，對於中國南北妥協成功後行之，固爲穩當，然視情形之如何，卽先與中國政府之當局，締結如斯之同盟，然後進而言南北之妥協，亦未始不可也。

嗚呼，讀此段竟，更令人魄飛胆裂，益足知日人對於吾國前途之措置，而無忌憚以自言之矣。其所謂同盟之先決問題，第一雖未明釋，不外視中國人能否如日人之意進行。第二謂不必俟南北之妥協，不必得全國輿論贊同，並以德與奧之親德者結同盟爲例，是明明欲卽行締結，卽行與北京政府中之親日派締結，而不顧吾全國之輿論。夫全部輿論反對，而必欲親日者締結，則此同盟之爲如何同盟，其及於中國之影響如何，可想而知。而日人竟擬斷行，蓋有見於近日之軍事密約，各種借款，均得與北京政府之親日者締結生效，卽不難更進而締結同盟，如日韓合併故事。且韓谷併之約，固與韓政府之親日派李完用等締結，全韓反對，而終以生效者也。今欲速應用之於吾國矣。又謂卽南方派握政，絕不至破棄，且必設法維持

同盟，以在中國與日本聯盟之政治的團體，常佔優勝的地位，而敵視者，今後絕不能支配中國政界云云。是已以朝鮮視我，而我國今後之政府政團，可由日本人任意擁護壓制，凡親日者，即佔優勝地位，而以己國爲前提者，絕不能支配中國之政界，是屬國屬地之現象也，尙何對等同盟之足云。但此現象，即日人不言，吾人固知之，且日人已實行之矣。如日人之所謂援段主義，供軍器，借鉅款，使其得佔優勝地位者，以其與日本聯絡也。又曹汝霖陸宗輿諸人之在政界活動，而勢力日增者，以其親日也。而對於南方則故壓抑之，使不得支配中國之政界，則今日北京政府，已無異日本擁護之政府，而討伐南方，已無異日本討伐。尙無同盟之締結，已至如此現象，則締結後，完全由趙孟之所貴賤，更可想而知。故主張先與北京政府締結同盟而後妥協南北。夫吾國之南北妥協，而由日本妥協之，亦奇矣。而所謂先與一方同盟而後妥協，則尤奇而堪懼。蓋欲以此挾制南方，而強其贊同同盟，否則益援北方以壓迫之也。言念前途，真令人不寒而慄矣。

日本與中華同盟，其內容究竟當如何而可也。雖有日華軍器同盟之語，但此可爲同盟附屬協約之協定事項，不足爲日華同盟之主眼，又有所謂關稅同盟者，實行於德意志聯邦之間，因之以作德國政治的結合之基礎。今日之日華間，殆難成立。故日華同盟，不可不爲政治的自衛同盟，而加以經濟的要素之意味。但此不得不與列國在中華之通商自由一致，以如是目的，果當定如何種類之同盟乎。先由攻守同盟，而後結防禦同盟，爲

至當也。蓋日華同盟，乃保全的自衛同盟，無侵略的之意。又防守同盟，與今日所倡之戰後平和同盟，亦相一致。則對於他國之猜疑，亦比較爲少。」

據所述之同盟內容，固尙有不便明言者，但如彼重要之軍器同盟，而曰僅爲附屬協定事項，則其所謂主眼者可知。關稅同盟，豈今日尙困難，非不欲言，蓋日人心目中，已以普魯士居。效俾士麥之故智，欲東方成一德意志聯邦，將吾國之軍事權，屬諸日本天皇，而對外國戰爭時，軍費軍需品，徵諸吾國，如南德意志各邦之於普魯士，其曰同盟目的，爲政治的自衛的同盟，而加以經濟的要素者，換言之，卽如上所云，欲中國今後之政治，由日本左右，而經濟又以日本戰時所得之富力，戰後獨占，如今日之種種借款，抵押與合辦事業者也。而所謂同盟之種類，先爲攻守同盟者，卽日人杉院洋氏所謂中國海陸軍，以日本將校改良訓練之，關於國防作戰事項，總掌於同盟軍司令部，軍司令官以日本將官任之也。（詳後）且此同盟固實施之於朝鮮，而爲合併之先驅者。然日韓同盟，尙不過寥寥三條，其第一謂盟約之目的，爲欲撤退清國兵於朝鮮境外，鞏固朝鮮國之獨立自主，以增進日韓兩國之利益。第二爲日本對於清國任守攻之戰爭，朝鮮於日本兵進退及準備糧食，當爲之計，又可以便益之著務必爲之。第三卽此盟約待清國復歸於好時註消。按第一條今日尙無所謂某國兵之在吾國境內者，則必藉口防德防俄，千賀氏同盟說中言之矣。在第二條，僅指明準備糧食，而此次軍事協約，對於軍器軍需品，及其他運輸通信機關，無不規定，較之該條，已不啻數倍，無可

再甚。惟必欲更結締同盟者，如千賀氏所云，欲延長戰後，永久有效，且以爲聯邦之基耳。又第三既現無某國兵在吾境內，則其期限當無限制可知，今日所倡之日華攻守同盟，不第簡單數條，又不止範圍如彼狹小，其苛酷嚴密，當更千百千倍於日韓攻守同盟者，不難預知。以區區三條，尙足以亡韓而有餘，如中日締結攻守同盟，欲吾國之亡，其可得乎。蓋日韓攻守同盟之真目的，在驅除吾國勢力，握朝鮮軍財各政，使爲其保護國，再進而言合併。此次所謂中日攻守同盟。亦藉以驅除他國勢力，握吾國一切國權，以期由保護國而進於合併，惟易合併之名，而爲德意志之聯邦耳。其表面第一條，亦必曰盟約之目的，爲欲防德國勢力，鞏固中華之獨立自主，以增進中日兩國之利益，今試問韓之獨立自主安在，兩國之利益安在。是非鞏固而實侵奪剝削，非增進兩國之利益，乃增進一國之利益，而削減一國之利益也。殷鑒不遠，可爲寒心。乃日人竟明目張胆，以施故智，吾政府國民，苟仍冥頑不靈，麻木不仁，朝鮮第二，固立見矣。

中日同盟組織之先，第一應考慮者，日英同盟問題也。但如今日之國際關係複雜，往往由二國同盟而成三國聯盟，或單一同盟而成二重同盟，故與中華同盟，決非對於英國不信義，前歲七月調印之日俄新協約，附屬條約第四條，謂如對抗第三國在極東之侵略時，必待各自同盟國之承諾，而始發生共同動作之義務，即調和日英同盟與日俄協約者也。但因俄國革命而失其效力。今與中華締結同盟，即補此協約之代價，且於他意味，

可謂爲日本從來之對華政策一新，日本與中國永久提携矣。又當俄國之龐大而爲北方之強時，日本與俄國協調，固較之日華關係爲重。然今日之俄國，已無足慮，而日華自身之親交，爲重要矣。

世人或謂因中華之保全開放，曾有日英同盟，雖日俄協約無效，尙有日美法各協約，何故今日有與中華急結同盟之必要耶。不免疑日本欲押退列強在中華之勢力，而有掌握中華政治上指導權之野心，但日本與中華同位東洋，與廢相共之二國家也，各國無可猜疑。且日華同盟，正所以補充各協約同盟之不足者也。日華同盟不成，則中華與日本對立，結局將現日本困難之局面，亦未可知。總之，日本今日，非晏然坐視歐戰告終之時期也。宜更大奮勉努力，以着手戰後之大經綸爲最要者也。

前日本以日英同盟，爲外交之機軸，以之定對我政策之方針。又自日俄爭後，時恐俄人乘復機仇，故對於處分吾國，不可不先與俄國協調。今則與英國利害衝突，故日英同盟放棄之聲，不絕於耳，（內田良平之支那決論中已無忌憚言之矣）俄國革命內亂，已無足慮。遂擬從此放胆進行，視東亞天地，惟我獨有，直接處分，莫可顧忌。故曰極東之新政策，曰日本之對華政策一新，乃欲以同位東洋與廢相共數字，去各國之猜疑，此內田良平氏所謂當處分支那時，宜對列國說明日本在東洋之地位，代聯合各國確保支那和平之趣旨，亦即日本從來欺蔽各國之故套也。又謂如同盟不成，中華與日本對立，結局將現日本困難之局面。是必

欲吾國聯邦或合併於日本，而不對立，始免日本之困難乎？最後又大呼今日非宴然坐視歐戰告終之期，宜更大努力，以着手戰後之大經綸。則中日同盟，即日人所視為戰後之大經綸，而必欲歐戰期中着手，且必更大加奮勉努力，殆即內田良平所云勇斷果決，速根本解決支那問題之謂也。（詳後）吾國宣告死刑之期，誠無日矣。

總之，日人自合併朝鮮後，時時以處分吾國，爲其唯一之目的，曰大陸政策，曰大亞細亞主義，曰東亞門羅主義，固明倡之而毫無忌憚者也。惟以均勢之局未破，時怖於各國之干涉，而未克大遂所欲。胡意歐陸戰雲瀰漫，各國咸捲入漩渦，不暇東顧，似天故予日人以處分吾國之機，於是舉國上下，遂視爲時不可失。山本內閣之撲，大隈內閣之倒，寺內內閣之成立，無非以對於所謂解決那問題之勇決與否以爲斷。寺內正毅與林權助，亡韓之重要人物也。乃一則以前朝鮮總督之資格，入長內閣，一則以前朝鮮公使之資格，任駐吾國公使，欲以其亡韓之方法程序，加諸吾國。乃一方歐戰延長，一方吾國內亂滋蔓，當局且欲借外力以勸異已。於是益覺爲千載一時之機，處分之有餘裕矣。一時一般政客浪人，希望政府勇斷果決，實行所謂對支那問題之根本解決，如該國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所著之支那解決論，尤其著者，其內容略云：

「帝國問題，不可不根本解決，以確立東洋永遠之平和也，爲吾人多年之宿論。寺內內閣之成立者，非冀其能有解決對於支那問題之勇斷乎。今日政府果勇斷果決：實行對支那問題之根本解決，則大戰後卓然可占東洋盟主之地位，否則帝國國運危矣。」

其解決方法：一先使南滿東蒙之統治權歸我。二握支那財政之整理監督權。蓋滿蒙之統治權歸我，然後扶植其勢力，以確立制馭其本部之地步，對於本部掌握其指導之實權，以監督其外交。統一整理其內務財政軍事為主眼。初若即掌此實權，恐動世人之耳目，故先宜着手於實權，使其委任於我，然後運用上，應用其機宜，以擴充其權限，為達此目的之方針焉。既得財政監督整理權，則必緊縮其軍備，減少其兵額，若以解散軍隊之結果而叛亂蜂起時。則出兵中華，以鎮定之，可得中華軍隊教練權。再於其歲計之出入，租稅之徵收，而發生內政之干涉，以便為其各省官吏之黜陟。至於外債之整理，在外交上有不可言之關係，於是於其政治上之各方面，掌握其指導實權之目的可達。』

歐洲大戰，於日本實為千載一時之機，對支問題解決之勇斷，豈非一日不容躊躇遂巡者乎？惟支那政府，未必肯容易應我，然今後財政當愈告困乏，如乘此機，先與現在之當局者周旋，安全彼等之地位，且與以保障，然後誘其承諾，非難事也。』

又見

人衫視洋氏併吞中華策，第三章大陸之經營順序云：

『第一期日本與中華締結特約，如有侵犯中華領土及主權者，日本得為中華軍事的援助。其交換條件，（一）中央及各省聘日人財政顧問。（二）南滿山東之中華軍隊訓練，並警察改良，聘日入顧問。（三）以日本將校為顧問，建設中華艦隊於福建。（四）期日華軍器之統一。』

『第二期日本與中華結攻守同盟，中華海陸軍以日本將官改良訓練之，關於國防作戰事



項，總掌於同盟軍司令部。軍司令將官以日本將官任之。同時以政良並整理財政之名義，證日人爲財政顧問。」

「第三期，建設東亞聯邦大帝國，以日本爲盟主，凡外交及軍事，掌握於聯邦政府，內政由日華兩國合治。」

讀此，可知該國人年來一般之意嚮矣。於是張勳之復辟，段祺瑞之登台，軍器之供給，借款之層出，顧問之接踵，無非所謂解決支那問題之着手方法。今者軍事密約締結，可謂已達第一期之目的矣。乃思更上一層，遂即有中日同盟之鼓吹。觀于賀鶴太郎所論，一方欲使密約之範圍擴張，期限延長，而一方欲更由同盟而進於聯邦，經營順序，有條不紊，昭然欲使我步韓之由保護而進於合併也。又該氏謂「西北利亞若發生獨立之國家，亦可加入聯邦，如斯遠東全部爲一大聯邦。」即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也。牧野氏所謂應付歐美，即達其所謂東亞門羅主義者也。俄之滅波蘭也，養成並利用其親俄派。日之滅朝鮮也，師其餘技。今牧野氏所云，意欲與吾國親日派，締結同盟，且欲令嗣後吾國之親日派，永握政權，固依然前技也。日韓之合併也，噫一進會倡其說。今中日之同盟也，亦欲吾新開家，共爲提倡。去歲上海北京新聞記者團，先後招至日京，大事運動，一一方法，無非亡韓之故套，惟欲易合併之名，而爲聯邦耳。乃吾國今日甘蹈覆轍，爲敵利用，引狼入室，犧牲國家，以圖個人一時之利者，不減於韓，而奔走呼號，伏尸流血，犧牲生命，以救亡者，反韓之韓亡時不遠遠甚，其克免於朝鮮之續得乎。

## 告藉口泰東一家高唱東亞們羅主義之日本各要人

二四

民國二十年在新亞細亞月刊發表

自九一八事變以來，日本政府軍人以瘋狂之態度，挾蠻橫之武力，向中國節節進逼，既佔據遼寧，吉林，黑龍江，又進而擾亂天津，攻擊上海，圖襲熱河，更進而擁立所謂『滿洲國』之傀儡政府，欲完全用亡韓故智，併吞中國。視『和平』『王道』等名詞爲廢話，視國際一切條約如廢紙，不知有中華民國，亦不知有世界列強，更不知有人類互助生存之道。然以今日之世界，在數十年來文明銳進之日本，八千萬國民中，絕不能完全盲從政府軍閥之瘋狂，可斷言也。故中國國民，極希望日本國民中之有識者，起而阻止軍閥之狂暴，共謀東亞百年之大計。鶴天亦抱此希望之一人，乃忽接細井先生由東京賜書，並寄『本泰東一心』一家之大義，向中華民國諸要人之宣言。一册，藉知諸君子曾派日本國民外交協會之細井先生爲代表，欲以國民外交，促進兩國之親善，雖因故中道而返，而日本一部分有識者之意見，已隨此宣言以達矣，當日本軍閥政府橫行東亞之時，乃有諸君子以泰東一心一家之大義，欲根據王道之基礎，謀東亞百年和平之大計，實可謂『空谷足音』。惟詳讀內容，仍係曲解辯護，不免受傳統思想之影響，名爲提倡『泰東一家』，實爲『東亞們羅主義』，與政府軍閥所主張者，似異實同。不得不略伸鄙見，以冀日本多數國民之覺悟了解，並乞諸君子之教正！

官言首謂：『泰東應具一心，乃我等年來之素論。大陸與島國，海東接鄰，有數千年深

密之關係，與彼歐美僅百數十年來，唱霸世界，類思東漸，而始與海東相接者不同。（三語參照日文略改）然兩國多相猜疑，彼同文同種之語，僅成一口頭禪矣，於是事端頻發，卒釀成此次之事變，此實爲吾人之深憂也。」

夫天下一家，乃中華民族固有之思想，孔子之言，見之於禮運大同，中山先生之言，見之於三民主義講演，豈止泰東應一心一家。惟中日以地理歷史同文同種等天然悠久之關係，尤應一心一家，自與歐美僅最近以霸道而東漸者不同。然中日之所以互相猜疑，並釀成此次之事變者，由於日本之步趨歐美霸道，厲行大陸政策，以土地接壤同文同種之關係，而野心更熾，侵略更甚，歐美之所不敢行，不易行者，日本以史地並同文同種之關係而毅然行之。如是而欲泰東一心，東亞和平，是真南轅而北轍。不第諸君子所深憂，尤爲中國同人所痛惋。次謂：「一九〇八年以來，貴國排日之風甚熾，但吾等回顧倭國維新締造之艱難，對於貴國革命之志士，顛覆數千年相沿之君主政體，……具莫大之同情，祈念志業之大成而無己，惟今而後，維持企仰貴國之赤心，繼續不絕，願披瀝吾人之熱意，乞諸君字之鑒察耳。」

「（一）我國維新之際，……斷乎拒絕英美法之外援，而以獨自之力，成就維新之鴻業。然貴國屢以海關管理委諸外力，……今幸關稅遼自主之域，殊爲吾人慶欣之不置，猶有遺憾者，則治外法權之尙存耳。敝國對撤廢治外法權之一層，……實具深切之同情，吾

等之建議督勵吾政府，……不遺餘力，奈黨掌難鳴，吾等是如何尊重貴國體面，乃貴國自己不顧人格與國格，輒有蹂躪國際信義之行爲，吾等亦無下手之餘地。（上四語照日文改譯）故冀各位之自省，吾等當不惜任何之犧牲，努力貴國主權之恢復也。」

（二）日本之內政，以打破全權政治爲唯一之信條。吾人亦以黨界之淨化，傾畢生之努力。並希貴國之諸賢，亦本此而施政。但貴國之現狀，實有不能諱言者，今日之執政，與謝清之軍閥大官之行爲，間有同出一轍者，於是生民塗炭，痛苦殊深，發議東洋政教王道之思想，殊相乖離也，吾等願本泰東一心之旨義，希島國八千萬民衆與大陸之四萬萬民衆，共同努力耳。」

中國國民革命，與恢復國權運動，日本人士已往之同情，與將來之援助，固所深感。惟日本政府軍閥，及一部分浪人，向抱分裂中華，擾亂中華之心，不願中國之革命成功，故特援助舊勢力，以阻我革命之進展，如辛亥時，有主張助滿清以消滅革命黨，民國甫成功，助袁氏軍械以摧殘民黨，歐戰發生，借款段祺瑞，以延長其地位，而與民黨相抗。民國十四年，鄭松齡反奉張軍閥，日本代爲消滅。民國十五年，國民軍與奉直魯軍閥戰，日本援助二張，炮擊大沽口，北伐軍入山東時，又出兵濟南，協助殘餘軍閥，阻撓革命北進，張學良易幟。暗加擱阻，以及始終包圍溥儀，建立傀儡之滿洲。其他如暗助孫傳芳及挾滿清餘孽肅王子，及蒙匪巴布扎布子至東京，以思破壞民國等種種事實，不勝枚舉。中國同人，每一念及，

輒爲兩國痛惜者也。

又中國國權恢復運動，自宜倣效日本當時維新之精神，以獨自之力奮鬥，不求外援。諸君子熱心贊助，固亦深感，然非所希望，乃謂：『中國自己不願國格與人格，輒有蹂躪國際信義之行爲，致諸君子無從下手云云。』此種措辭，實令人大惑不解。夫恢復主權與抵抗強權，均爲國民革命重要之目的，即中山先生之所謂：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正所以恢復國格人格。無論關稅自主，租借地收回，以及領事裁判權撤廢等，同爲獨立國家應有之努力，對於強權國家之契約壓迫下之束縛，努力以圖脫開，亦革命政府應有之奮鬥。何得謂爲蹂躪國際信義，更何得謂爲不顧國格與人格，而令中國國人自省。且反觀日本在東三省之行動，佔據中國領土，蹂躪中國主權，破壞國際盟約，九國公約，及非戰公約，此種行動，是否不顧人格與國格？是否蹂躪國際信義？亦希望諸君子自省。且中國之國權恢復運動，阻撓最力者爲日本，如關稅獨立等運動，甚爲明著，不必贅及。

至中國今日之執政，有同於前清軍閥官僚之行爲，以致民生痛苦者。誠無可諱言。中國國民。自當努力於軍閥官僚之剷除，圖政治之清明，諸君子代爲痛恨，亦所深感。惟日本已往援助袁世凱，段祺瑞，張作霖，張宗昌諸軍閥，未聞日本人士有出而反對者。現在又將前清溥儀挾至東北，成立『滿洲國』。前清官僚，次第起用，亦未聞日本有人起而制止。又日本現在政治之大弊，在軍閥之專橫，諸君子僅欲打破全權政治，與國黨界之淨化，對於

狂妄之軍閥，未及一字，是否同意今日軍閥之行爲，苟本泰東一心之旨趣，東洋政教王道之思想，應先打破日本軍閥之橫行，則兩國國民之痛苦，同解除矣。

次謂：『不料貴國自民國締成，貴國人士因一時之誤解，排日事件層出不窮，甚至小學課本，無一不以侮日爲標準，此殊爲同人所難解，亟希貴國人士熟慮者也。』

民國成立之後，敝國民族意識一特高漲，然對於日本並未敵視，自二十一條交涉以來，中國國民始對於日本有抵抗之舉動。然中國民衆不過一時之激憤，事過輒忘，不意日本之侵略事件，繼續不斷，因而所謂排日事件，亦繼續不已，實則爲抵抗外侮之一種反動力，非所謂『排』也。至小學課本，不過將中國歷次軍事外交之失敗，與政治經濟各種利權之喪失，以及國家民族之危機險狀，根據事實，分別敘述。或寓言諷刺，冀以勗勉我國民，喚起中國國民之民族意識，國家觀念。乃日本竟認此爲排日侮日，曾將上述有關之教材，彙集成冊，名曰『排日教材』，或曰『打倒日本』，向世界各國宣傳，更以此爲轟炸上海之口實，且強令所謂『滿洲國』者，將三省現用之小學教科書，關於上項材料，一律刪除，是直以朝鮮視東三省矣。據『打倒日本』一書，所舉排日教材，一部分爲『中日日俄戰爭結果』。如『強權』，『不平等條約』，『租界地』，『割讓地』等敘述，係列強一般情形，非僅關日本一部分。此外如『巴黎和會』，及『華盛頓會議』，『五四運動』，『不完全的我國領土』，『奮鬥』，『中國領土之喪失』，及其他關於交通經濟社會人口諸項，皆歷史地理之事實，不過含有

激發民族觀念之意，不得謂之『排日』。又一部分如『弔威將軍』，『狡滑的鄰兒』，『祖母的談話』，『賈藤的故事』，『世界旅行第六信』，『自由之鐘』，『鷗的物語』，『遼東半島的兩漁師』，『由南滿洲來的信』，『黃大』，『老大病國』等，均爲故事寓言，含有文學趣味，或使兒童振奮，更不得謂爲『排日』。且日本從來小學教科書中，如地理歷史課本，關於侮辱中華之教材，較上所舉者實更甚而多。其他的教科參考書中，如三省堂出版之東洋史，謂『支那之民，對夷狄乞丐盜賊均可服從』。支那通訊社出版之支那通俗講義，謂『支那是半開化的國家，富野蠻的迷信性，是極卑怯的國民，言行不一致，刻薄殘忍虛僞，極不潔，自私自利』。又謂：『支那民族，無民族的精神，極端缺乏愛國心』。地理研究會出版之地理參考書，謂『日人應研究滿蒙爲日本殖民地的價值』。又謂『滿蒙地廣而肥，有大平原，有大森林，富礦產，爲最優良之日本殖民地』。文部省出版之滿蒙讀本，謂『現在去取滿蒙，是我們爲父親的事，將來發展滿蒙，是你們小孩的事』。又謂『日本要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洲，再用商業做假面具，去併吞支那』。下野宗逸之電影教育地理教案中，『應使日本兒童明白產業中心的滿洲，是日本民族活動的舞台，引起他們熱烈的研究，作併吞的準備』。無非侮辱中華民族，使日本兒童青年，蔑視中國，輸入以滿蒙爲日本殖民地，並進而併吞全中華之思想。此外種種，不勝枚舉，中國未嘗認爲『侮華』，而加以指摘宣傳。至中國國民自動之排日抗日，實由於日本侵略之結果，根本解決，須爲『釜底抽薪』之謀，

勿作『倒果爲因』之論，原因如去，結果自失。總不可結，惡不可怙，亦望日本人士熟慮之。次謂：『日俄戰前，適當清之末季，白人宰割東亞之心頗熾。……日俄戰起，彼德皇威廉豪語曰：日俄之戰，直爲黃白民族之戰耳。彼時倣國上下，賭萬死一生之運，卒獲最後之勝利，但亦云險矣。彼人種之衝突著者俾斯魯馬秀斯氏，對於日俄戰爭，曾下如左之判語：曰『日俄之戰，乃日本驚破歷史之運動也；……此爲白人侵略東亞之終，而劃一新時代矣。……』依此推之，日本實爲東亞之屏障，本一已建國自決之精神，誘發亞洲弱小諸國覺醒之運動。……今波斯亞富汗完全獨立，……現亞細亞共有十四獨立國家，相存不背，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矣』。

日俄戰爭之結果，白人輕視黃人之心稍減，侵略東亞之力稍退，而亞東各小國，亦多聞風興起，此固爲相當事實，不能不歸功於日本之努力。中山先生在日本講演『大亞細亞主義』，亦詳言之。然日俄戰爭之原因，乃日本與俄人爲爭奪中國東三省權利而決鬥，不外日本大陸政策之進行，豈爲東亞各國抵禦白人的崛起，爲屏障東亞而賭萬死一生之運耶？故戰勝之後，即將俄人在中國東北所有利權，歸於日本，強迫中國承認，按附約規定，更進而擴張其權利。是日俄戰爭，在中國不過將鄰國白人手中之權利，再加幾許，轉於鄰國黃人之手中，且因而日本侵略滿蒙之三大本營，所謂三頭政治者，於以成立，而有九一八至現在之結果。再以弱小國家言之，所畧東亞許多勃興國家，何以不及韓國，韓國在日俄戰爭前，固尙



爲一獨立國家也。日俄戰爭發端後，強訂『日韓議定書』，『日韓攻守同盟』，由獨立一變而爲保護國，戰勝之後，又與李完用訂『日韓新約』，於是再變而合併，而亡國矣。所謂屏藩東亞，誘發弱小諸國覺醒者，韓國固例外耶！又果爲黃白戰爭，果爲抵禦白人東漸，何以日俄戰爭前，不與黃人國家之中韓同盟，而與白人國家之英國同盟，更何以日俄戰爭後，受害者爲黃人中之中韓兩國，同爲地壤相接，同文同種，有數千年歷史關係之兄弟之邦，而所謂白人之俄國，反毫無所損。

又以日俄戰爭，日人大敗俄人後，爲白人侵略東亞之終，而劃一新時代，實則不過日本由此稱雄於東亞。驟躋於世界列強之列。從前東亞白人侵略佔優勢者，今則黃人之日本佔優勢，劃一日本稱雄東亞之新時代矣。再研究白人侵略東亞之始，據今非嘉幸所著列強在中國之競爭，第三章謂：『開現時代理強競爭之幕者，中日戰爭也，中日戰爭後，中國之實力，完全暴竊，乃引起列強之野心。從此，俄德法英，相繼租借各地，鐵道礦山權，亦隨之而分奪，勢力範圍，因之而劃定。』是白人勢力之入中國，中日戰爭實開其端，即謂日本撤東亞之屏藩，誘起白人侵略之野心，使東亞由此而呈慘落之狀，亦無不可。至日俄戰爭後，日本在東亞之勢力，優於白人，日益進展，大有稱霸東亞之勢，是所謂『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』者，毋寧謂爲『日本人之亞細亞之曙光漸現』，即『大亞細亞主義漸現』矣。

次謂：『日華兩國爲東亞之柱石，最大之民族，亦最強之國家，今乃兄弟鬩牆，兵火爲

事，殊爲失計耳。希兩國人士，憑合理合法對等之精神，自由相交際，明黃白皮膚之色別，亞東十億之民，相存共榮而不悖也。並希相共策劃百年之長計，若日俄戰後，超越眼前之功利，締結日華攻防之同盟，成立東亞全局軍事之協定，進而本經濟提携之原則，泰東一心，日華一族，東亞萬歲之基礎確定矣。又如滿洲之開發，若集兩國政界之卓傑，依土地富源智能資力有無共同之原則，創東亞平和之樂土，成世界緩衝之公園，決非夢遊之談也。」

此種意見，果屬真實，誠爲卓識特見，諸君子之高瞻遠矚，足以代表日本一部分有識者之見解，非多數淺見近視者所能夢及。中國遠識之國民，固無不歡迎。因東亞兩國家，中華有廣土衆民與豐富之物產，日本有進步之科學工業，與強大之海軍，膚色相同，地壤相接，苟能以合理合法對等之精神，自由交際，棄一國眼前之功利，策東亞百年之長計，以和平互助的盟約，求共存共榮，不以炮火或城下之盟，求獨存獨榮。誠如是，攻守同盟可，軍事協定可，經濟提携尤可。而中國東三省之『土地富源』，借日本之『智能資力』，依有無共通之原則，由兩國共同開發，亦無不可。惜乎日本政府軍閥，與大多數國民，見不及此，事實上所作所爲，且完全相反也。諸君子謂日俄戰役後，彼此同盟提携，誠爲適當之機。因當時貴國已躋於世界列強之列，白人歐美，另眼看待，中日亦尙無重大惡感，即以日本爲東亞盟主，結合東亞團體，免歐美之干涉，至順而易。不意日本欲達此目的之方法，非所謂以合理合

法對等之精神，自由交際，乃欲乘機以武力壓迫得之。如乘歐戰歐美不暇東顧之時，提出二十一條，以最後通牒強迫承認。此爲中日最大之傷痕，使中國國民，洞見日本肺腑，痛心失望，從此視日本與白人歐美列強等，是自壞亞洲團體之基礎者，日本二十一條之要求，爲最重要之一幕，九一八事變，又最近之一幕也。

至所謂攻守同盟，軍事協定，經濟提携等，或對韓國已早行之，或在歐戰期間，對中國已盛唱而欲次第行之。日韓之『攻守同盟』，規定韓國之外交財政，悉歸日本監督代理，並設一統監。歐戰時之『中日軍事協定』，是欲實現二十一條中未承認之各款。當時社會方面，大唱『日華攻守同盟』，『經濟提携』，最著者，爲牧野義智之『日支政事的聯盟論』，（見東方時論大正七年六月號）及千賀鶴太郎之『日支同盟說』。（見太陽雜誌大正七年七月號）牧野氏主張攻守同盟，進而爲防禦同盟，並於政治的同盟，加以經濟的要索。千賀氏主張由軍事協約，進而爲中日同盟，再進而爲中日聯邦，最後遠東全部行聯邦制。此與諸君子所主張者大致相同，果係眼光遠大？抑爲亡韓故智？牧野千鶴之論，發於二十一條要求後，歐戰方酣，各國不暇東顧之時，此次諸君子之宣言，又發於佔據東北轟擊上海之後，歐美困於經濟，無力東向之時。善意惡意，中國國民，不能無所疑慮。再以事變及各方言論觀察之，『大陸政策』，『大亞細亞主義』，爲日本從來一貫之主張，日俄戰役時，日韓之攻守同盟，再進即爲合併。杉峴洋氏『併吞中華策』，第三章，『大陸之經營順序』云：

『第一期，日本與中華締結協約，如有侵犯中國領土及主權者，日本得爲中華軍事的援助。其交換條件：（一）中央及各省聘日人爲財政顧問，（二）南滿山東之中華軍隊訓練，並警察改良，聘日人爲顧問，（三）以日本將校爲顧問，建設中華艦隊於福建，（四）期日華軍器之統一』。

『第二期，日本與中華結攻守同盟，中華海陸軍以日本將官改良訓練之，關於國防作戰事項，總掌於同盟軍司令部，軍司令官以日本將官任之。同時以改良並整理之名義，置日人爲財政顧問』。

『第三期，建設東亞聯邦大帝國，以日本爲盟主，凡外交及軍事，掌握於聯邦政府，內政由日華兩國合治』。

如此同盟內容，如此經營順序，完全爲亡韓之故道，爲『大陸政策』『大亞細亞主義』『東亞門羅主義』之變相名詞。鶴天於民國七年，在救國日上，曾發表關中日同盟說一文，駁之甚詳，茲不再贅。

總之，中日果爲共存共榮而締結同盟，實爲兩國之利，東亞之福，苟以合理合法對等之精神，自由交涉，亦非不可能之事。至東北之開發，有無相通，尤爲易事。乃日本政府與大多數國民，未解此理，只圖眼前之功利，欲以武力或騙術，締結盟約，拒絕歐美之干涉，併吞東北，進而併吞中華全部，使成爲朝鮮之續。結果欲獨存獨榮而不得，恐將兩敗俱傷，而

其亡其辱。所謂兄弟鬩牆之失計，秦東一心日華一族之無望，其責任當完全由日本負之。不  
知諸君子是否有真正遠識，而日本政府與多數國民，是否有澈底覺悟之一日耶？

次謂：『然今日滿洲之變，貴國誤以敵國爲割取，敵視耿耿而未已。但吾人敢開誠披瀝者，如左：吾人對滿蒙之動機，不外（一）無領土之野心，（二）拯救三千萬民衆於張家私  
閥暴虐之下，建立五族共和自由之鄉土。此乃吾等敢直誠相告者。滿蒙之開發，乃日華  
兩國政治家之責任，及其使命也。當中山先生來遊敵國時，吾國朝野人士，曾與中山先  
生開敘胸襟，策劃亞東百年之大計。中山先生嘗露滿洲乃化外之地，可委諸日本人士開  
發之意，吾等列名人士，更牢記心坎，不敢忽略』。

日本之所謂滿蒙，欲使爲朝鮮之續，固爲歷史上一貫之政策，——大陸政策——數十年來之  
陰謀。大隈重信有『在滿蒙建一大帝國』之夢想，田中義一有『滿蒙積極政策』，『欲征服支  
那<sup>地</sup>必先征服『滿蒙』之奏章，其他『滿鮮合一』之論著，不一而足。夫三省間明中華之東北三  
省也。乃日本人必強詞奪理，不曰『中華東北』而曰『滿蒙』，又倡『滿蒙非中國領土』之說，以  
冀潛惑世界各國之聽聞，煽惑東北滿蒙之民族。凡日本所有關於中華東北之著作，均曰『滿  
蒙』，各國轉譯之，自亦曰滿蒙，甚至中國人譯之，亦曰滿蒙。於是造成今日之局面，所謂  
『滿洲國』者，果傀儡登場矣。是日本之欲割取中國東北也，爲朝野上下多年之慾望，處心  
蓄慮，已非一日，今果圖窮匕見，事實昭昭。乃猶曰『無領土之野心』，曰『貴國誤以爲割取

』，以從來日本之言論，與今日之事實證之，則已千真萬確，絕無所謂『誤』也。

至謂『拯救滿蒙三千萬民衆於張氏私閥暴虐之下，尤爲日本政府最近所發明之飾辭。張氏在東三省縱極暴虐，東北三千萬人民縱宜拯救，然拯之救之，中國政府與國民之責也。三省沃野，固亟待開發，然開之發之，亦中國政府與國民之責也。諸君子苟以日本國民之資格，同情而贊助其開發，固所深感，亦所歡迎。若曰此爲『日華兩國政治家之責任』，此爲『日本對滿蒙之動機』，是何言歟？推諸君子之意，直欲強認中華東北爲兩國共管之領土，再進一步，借手傀儡之韓國第二，獨佔爲日本一國之領土耳。猶曰『無領土之野心』，何爲設辭之巧耶。中華民國，本爲五族共和，何煩日本更爲建立？豈必建立如今日之所謂『滿洲國』者，以三千萬之漢人蒙人，戴以傀儡之滿人元首，由大和民族於幕後牽之引之，而後始得謂爲五族共和乎？此真百思不得其解者也。又東北三省之人口，漢人佔十分之九，滿蒙人共計不過十分之一，今必於三千萬民衆之上，冠以『滿蒙』二字，亦殊令人奇異不置。今姑退讓一萬步，承認諸君子所謂『拯救三千萬民族於張氏私閥暴虐下』之好意，則當郭松齡反張，張氏勢力將倒之時，日本何以反出兵助張而倒郭，國民軍討張勢力正盛時，日本何以反炮擊大沽口而助張？中國人自謀拯救，自謀拯救，日本阻之唯恐不力，豈必日本強佔三省，置三千萬人於鉄騎下，殺戮時聞，而後始得謂之拯救乎？且也『拯救滿蒙民衆於張氏暴虐之下』，果爲『日本對滿蒙之動機』，何以最初不堂堂正正，明白宣布，始則藉口於『萬寶山案』繼又藉口

『中村事件』，最後則藉口『華人毀路』。今『滿洲國』成立矣，則又粉飾以欺白人，爲『拯救滿蒙三千萬民衆於張氏暴虐之下』。諸君子前云『中國今日之執政，與前清之軍閥大官之行爲，有同出一轍者，於是民生塗炭，痛苦殊深』。然則亦將藉口『拯救中華四萬萬民衆於軍閥官僚暴虐之下，而攫取中華』乎？使此種理論可成立，則他人可尤而效之。俄人可藉口『拯救韓人於日本暴虐之下而出兵佔領朝鮮』，美人亦可藉口『拯救台灣民衆於日本暴虐之下而出兵佔領台灣』。信如是，日本民衆，不『敵視耿耿』乎？既認張氏私閥之政治爲暴虐矣，然自九一八至現在，日本軍人所擁爲新政權之領袖人物者，果何如人？遼寧臧式毅，非原來之省府主席乎？吉林熙洽，非張作相之心腹，久代理主席者乎？他如張景惠等，何一非張氏時代之要人。豈一受日本軍人之指揮，即非張氏私閥之人而不暴虐乎？

又托中山先生之言，謂曾露『滿洲乃化外之地，可委諸日本人士開發』之意。中山先生在何時何地，曾露此意，在今日固無可佐證。然按諸中山先生之思想，此言絕非可信。中山先生實業計劃，主張中國建設，資本人材，借諸各國，東北開發，須日本贊助，更不待言。且中山先生有大同理想，苟日本爲合於中山先生理想之國，爲亞東百年計，委之開發，亦無不可，然非可語於今日軍人專制完全帝國之日本。又諸君子甫謂『滿蒙開發爲日華兩國政治家之責任』，繼即引中山先生之意，謂『滿洲可委諸日本人士開發』是始也由中華之責任，變而爲日華兩國之責任，繼也由兩國之責任，變而爲日本一國之責任矣。此真亡韓之故道，由

『扶植獨立』而爲『保護』，而最後『合併』矣。

次謂：『滿洲之權益，乃吾國犧牲十億之巨資，及十萬之生靈贏得者也。若忽視其事實，蹂躪其權利，雖政府能忍痛而不聞，其奈圖圖八千萬之民心何！敵國戰勝俄國時，奪還俄國繼承之滿洲，完璧交還於貴國，更自貴國之管理下，獲得現有之權益。此乃本東洋之平和，及兩國鄰誼之旨趣耳。至於日俄戰役之肇端，及攻守同盟，中俄密約之構成，乃貴國人士所深悉，無待贅言矣』。

日俄戰役之肇端，乃日本因大陸政策，受俄人之壓迫阻礙，遂不惜巨大犧牲，原非爲中東訂下平，此世所共知。戰勝之後，果能『本東洋之和平及兩國鄰誼之旨趣』，『完璧交還於中國』，則中國國民，自當感激至五體投地，即使賠償日本之損失，亦所欣願。然實際上奪自俄國者，完全歸諸日本，且強迫中國締結『滿洲善後條約』承認之，而曰『此種權益，已交還於中國，而更自中國之管理下獲得』，可謂極措詞之妙矣。譬如西鄰被盜，東鄰嫉其盡奪以去，乃挺身與盜搏，及盜去，則盡攫西鄰所失之物，並強西鄰承認之，曰，此吾奪之盡奪，拚死而得者，汝不得絲毫蹂躪，又揚言於衆曰，吾爲西鄰奪回之盜物，已完全交還西鄰，以鄰誼故，又得諸西鄰之手。陽爲仁俠，陰攫厚利，此豈理之所許乎。西鄰果藉東鄰之義舉，而得益盡其所失，則西鄰自當感激圖報，厚結鄰誼，今失於盜者，復轉於鄰，則在西鄰視之，直不過以盜易盜耳。且日本今日所享受之『滿洲權益』，實已超過奪諸俄國者範圍以



外。按『中日滿洲善後條約』，凡俄國在東北所有利權，已完全由日本繼承，且依附約，更擴張權利於俄國所有之外。駐軍權，鐵路權，礦產權，以及設警移民等種種權益。由條約，或事實上所得者，不知凡幾。所謂滿洲之權益，較原來戰勝所贏得者，已增加數倍，較真正條約所規定者，已溢出許多；中國政府人民無不忍痛承認，或默認，乃猶曰『忽視其實質』，『蹂躪其權利』，是必欲佔領而後已也。日本一切積極政策蠻橫行爲，在中國國民猶以爲出於日本狂暴之鞏固政府，今乃謂政府雖能忍痛，而八千萬之民心難忍，可知日本之欲佔領東三省，人民較政府或更急進也。

次謂：『要之，凡事生疑，則滿眼皆敵，我等應屏棄猜疑，向世界大局去着眼，彼遠交近攻，乃貴國一貫對外之方針，三千年前之詩經云：「采薇采薇，歲聿云暮，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，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」。所謂九夷八蠻戎狄之思想，迄於清季尙存。回朔漢武帝之統一天下，亦不外此種思想之表徵耳。經魏吳蜀而入西晉，有五胡十六國之大亂，其大半非遠交近攻之失敗，卽人種差別觀之害毒，（兩句依日文）彼隋唐治平，又有契丹之崛起，金元之侵犯，相繼有明之恢復，與清之侵入，易姓革命之起，大半非外思想之所致耳。然近日世界大勢變遷，欲操縱世界之列強，決非建國之道，不啻自赴亡國之深淵耳。民國建立後，此政策履行而不背，故袁世凱段祺瑞徐世昌等，悉執政數年而告竭。夫聖家之生命，乃千萬億年盡未來際永劫之大計耳』。

『凡事生疑，則滿眼皆敵』，『應屏棄猜疑，向世界大局着想』，此種遠識卓見，實堪佩服！惟日本軍人政府，從來及現在，所有種種橫行之事實，不知曾向世界大局着眼否耶？至於中國對日本之態度，果爲『凡事生疑，滿眼皆敵』之結果乎？夫欲屏棄猜疑，必先除去引起猜疑之事實。中國昔之所致疑於日本者，今已悉成事實，則今之所致疑者，又豈虛構以自擾者？故欲去中國人士之猜疑，當先中止日本侵略之行爲，並示以可信之事實。若大敵當前，肢體已受宰割，而猶信敵之無害於我，則中國人士雖愚，怒未能也。

至所請中國排外思想，亦深文周內之詞耳。中國之對於異族，誠不免時有不滿之表示與抵禦之舉動。然溯其由來，純因受異族之侵入，外力之壓迫，不得不振作民族精神，起而作圖存救亡之抵禦。如所引詩經，以玁狁之故而靡室靡家，不遑啓居，若此而猶無抵禦之思想可乎？至漢武帝之遠圖，無非因高祖困於匈奴之故，而欲爲根本解決之謀。故謂爲『排外』，毋寧謂爲『禦外』。使中華民族而無此種思想與精神，則其滅亡也久矣，豈尙能生存於今之世乎？至引中國歷代變亂，謂『易性革命之起，大半由於排外思想之所致』，亦復大謬。蓋中國歷代之易性革命，多由於政治之昏暗，成經濟之困敵。如漢唐之崛起，皆是也。且秦漢隋唐亦非異族，自無排外之可言。卽如明之於元，民國之於清，亦因政治之關係，非全因其爲異族而排之，且驅除亡我國奴我民之異族，實爲民族圖存應有之權利。若併此而斥爲排外，則豈必俯首帖耳，甘受異族之宰割，而後始得謂之「不排外乎」？竊恐古今中外無此理也。

民國成立，對於滿人並不仇視，且引爲五族共和之一員，尤爲漢民族『不排外』之明證。中華民國向無『排外』之偏見，無『人類差別』之思想，而以『世界大同』『平天下』爲理想者，如曰『與鄰國，繼絕世』，曰『柔遠人，懷諸侯』，曰『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』，種種言論，皆足爲證。對於鄰國異族，不特不排，且主張親善，故曰『親人善鄰』，曰『救災卹鄰』。對幸災樂禍，乘人之危而侵鄰者，則爲正義所不許，如日本前乘歐戰時提出二十一條，出兵強迫承認，去歲乘中國天災人禍之時，出兵侵佔東三省土地等舉動，在中國歷史上，除戰國時羣雄角力，或有相近似之外交外，餘多統一之局，固無所謂列強，更何有於操縱外交。所謂民國以來袁段徐等依賴列強，或受列強之操縱則有之，如謂操縱世界列強，恐不足以當此。反觀日本，在歐戰方酣時，與五國訂立密約，並誘美國蓋辛與石井共同宣言，是『操縱列強』也。九一八事變以來，聯歡各國以制中國，是真『遠交近攻，操縱列強』。然則『遠交近攻』，以『自赴亡國之深淵』者，固在彼不在此。『國家之生命，乃千億萬年』，『屏棄猜疑，向世界大局着眼』，願還以贈日本遠識之士。

次謂：『敵國維新時，大西鄉等諸先覺，着眼於東亞全局之治安，定海軍之制，闢對馬爲軍港，爲貴國與印度東亞全局之警備，懷抱遠大，絕非今日眼光偏狹之政治家所可比喻也。明治大帝以造成東洋和平爲一己之重任，當紐育新聞記者愛便思第氏著列強共管

中國時。吾人繼承明治大帝之盛慮，實感唇齒之休戚。大正二年二月十五日，中山先生以中國鐵路總辦之名義，來遊敝國時，東亞同文會，曾於華僑會館，設宴歡迎，中山先生有如次之演說：

『(上略)亞細亞，乃亞細亞人之亞細亞也，故中日兩國，不可不互選猜疑，毋輕信他邦大之證誹，亞細亞之和平，亞細亞人須負有維持之義務。然最近中國，惜乏維持和平之實力，故日本之責任，殊重大也。中日兩國，應互相提携，邁進親善之途，此非特予個人之希望，乃全國人熱心期待者也。中日兩國，實如兄弟，若兄弟相鬩，一家之和平難保矣。日本乃東亞最強之國，中國乃東方最大之國，若兩國果能提携，東亞及世界之和平，悉可得一保障矣。』此實爲千古不磨之名言』。

西鄉大將着眼於東亞全局之治安，明治大帝以造我東洋和平爲一己之責任。誠爲遠大之眼光懷抱，非偏狹之政治家所可比擬。惟據吾人所知，西鄉氏爲主張『征韓論』之最早而最有力量者，其海軍計劃，不外欲藉以達日本稱霸東亞之目的。非爲東亞全局之治安計也。又田中義一奏章，內稱『明治大帝之遺策：第一期征服台灣，第二期征服朝鮮，第三期滅亡滿蒙以征服支那全土……』田中之言，當非虛構，然則『造成東亞和平』者，亦不外欲置東亞於日本掌握之中耳。此種『大亞細亞主義』，與中山先生之『亞細亞主義』，名雖相同，義則大異。

中山先生所云，中日兩國應互避猜疑，互相提攜，以維持亞細亞之和平，並保障世界之和平，不應兄弟相鬪，此實爲千古不磨之名言。然試思中日之互相猜疑，不能提攜親善，甚望兄弟相鬪，如最近東北事件，上海事件，以破壞東亞及世界之和平者，果中國人之責任歟？抑日本人之責任歟？日本爲東亞最強之國，有維持東亞和平之實力。苟能善用此實力，以創造親善，則親善之局早實現矣。惜計不出此，日唯強用此實力，而破壞和平之是謀，尙何言歟？明達如諸君子，當知責任之所在矣。中日最大最強之兩國，誠能本中山先生中日提攜之意，不憑藉武力以略奪土地，強攬利權，彼此互助互愛，則不僅兩國同受其利，東亞和平藉以維持，世界和平亦得所保障矣。反之，同室操戈，鸚蚌相持，必至兩受其害。中國之害在目前，日本之害在將來。亞細亞之和平，亞細亞人自破，亞細亞之禍患，亞細亞人自招之。推原禍始，責有攸歸。望日本人士深思而熟慮之！

次謂：「又有具此熱誠之細井肇君，大正八年五月二十七日，訪中山先生於上海之寓邸，時戴天仇氏在座，中山先生曾有如左之談話：（兩語從日文漢譯意錯誤）「貴國爲東洋之強國，然國是之策劃，果符和平之旨義否？殊有疑問。世界各國，悉云貴國爲好戰之國家，非敵國一國之所武斷者。若世界果有人種之戰爭，中國國民不應以皮膚色彩爲去就，必本諸主義爲轉移耳」。大亞細亞主義，乃余年來之素論，然與貴國所唱導者，則相背馳也」。中山先生非難吾國政治家之點，吾國政治家不無有責任感也。然中山先生

當起草三民主義時，胸中已深伏有自主改造之方針，排日之意嚮，或爲中山先生改造方針中之一耳。另有爲吾人意料中所不及者，愛便恩第氏據所著『列國共管中國論』一書，有如下之記載云：「千九百二十三年春，中山先生與美公使希魯曼博士晤面，美公使有如下之聲明曰：今後五年間，列強有共管中國之提議，華府之提案，已通知倫敦巴黎羅馬柏林及其他小國之政府，若列國果容納此提議，則擁護中山先生爲南方政府主權者，並公布列國之聲明書，對民衆之宣傳，越一年，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春，中山先生有同一之提案，提交於美公使，表示無實現之可能，同時中山先生與亦俄相勾結，引用鮑羅廷，遂造成今日共匪跋扈之局面云云。此種事實之真偽，雖別一問題，然容共後之事實如何，諒諸君所深悉也。故吾等深信奉三民主義者，宜黜窮道之一途，高揚王道之精神，若巧用譎詐，以操縱列強爲能事，殊失計耳」。

中山先生對細井先生之談話，在日本人聞之或覺逆耳，然細思之，實爲卓見，並非有「排日之意嚮」。日本爲東洋之強國，應維持東亞之和平，乃恃其武力，一再啓釁，中日一戰而弱中國，日俄一戰而併韓國，他如庚子之役，首入北平，歐戰之時，出兵青島，無一不暴露其帝國主義之行爲，與三民主義相反。中山先生所謂以主義爲轉移，不以膚色爲去就，確爲名論。如歐洲大戰，白人之美國，與黃人之中日兩國，共加入者，欲挫軍國主義之暴德，不問其膚色如何也。白人之俄羅斯，援助土耳其以禦白人國家者，無他，以反對帝國主義耳。

。此豈得謂爲排外乎！日本之大亞洲主義，或東亞門羅主義，乃欲以武力征服亞洲各國，不許白人過問。此與中山先生之大亞洲主義，欲聯合亞洲被壓迫之各民族，或國家，以共抗西方之帝國主義者，恰相背馳，蓋一爲王道，一爲霸道也。中山先生先於民國十三年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之『大亞洲主義』中，謂『歐洲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，是霸道文化，亞洲用仁義道德感化人的文化，是王道文化』，並舉『中國強盛時，各弱小民族和國家，都來朝貢，非中國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，乃是用王道感化他們，甘心子子孫孫來朝貢』。並解釋『仁義道德，是東方的王道文化，功利強權，是西方的霸道文化』。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大亞洲主義，『是仁義道德的王道爲基礎，聯合亞洲被壓迫各民族來打不平』。最後謂『日本民族，既得了歐美霸道的文化，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，今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，究竟作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？或東方王道的干城？在日本國民去審擇』。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六講最後，亦謂『中國如果強盛起來，要濟弱扶傾，不學列強滅人國家的帝國主義，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，去統一世界，成一個大同之治』。可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不過反對好戰之國家，絕無排日之意嚮。所謂『大亞洲主義，乃主義之爭，非人種之爭，其講演談話無非揚王道而黜霸道。中國信奉三民主義者，當然黜霸道，揚王道。惟日本乘中國天災人禍之時，突以武力佔據東三省，並轟擊上海，全用強權功利之霸道爲可惜，亦不得不謂爲『失計』耳。至所云列強共管中國之提案，其真僞不可知，自不必辯。又聯俄容共，在當時

實因俄國以平等待中國，共產主義之最後目的，與三民主義之終極目的相同，故聯之容之，以完成國民革命，進而躋於大同之域。所謂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本主義爲轉移，不以皮膚色彩爲去就，並非巧用詭詐，操縱列強也。

次謂：『此次滿洲之事變，不僅爲擁護敵國滿蒙既得之權利，過去數年間，張氏私閥盤據，壓迫鮮民，暴逆不堪，設在歐洲，如張氏私閥之暴虐，絕不能繼續。國際聯盟及世界弱國，若果具正確之認識，當起國際義軍，討伐誅虐無厭暴戾橫肆之張氏私閥。國與國間如弄一時之欺詐權謀，斷非立國之道，必至國格墮落，並亡國而後已。希望勿爲眼前之小利害小打算，而對東亞百年之大計熟慮熟思』。（上段多按日文增加）

擁護既得權利，與膺懲張氏私閥，完全爲侵略東北之藉口詞，前已述及。蓋正式條約之既得權利，完全無恙，且又過之，卽未經中國國民承認之二十一條中，關於東三省之權利，並最後除外之第五項中，關於東北者，無不實際獲得，何待擁護。何須以兵力佔據地方來擁護。至張氏父子，在東北之所以繼續行使其威權者，全賴日本歷次維護。至對日鮮民卽使暴虐不堪，彼不過一地方長官，有中華民國之政府在，以外交方式解決之可也。何得驟來重兵，佔據鄰國土地，驅逐其官吏，沒收其軍器財產，而曰，此爲膺懲某氏私閥也，寧非怪事。尤奇者謂國際聯盟及各弱小國家，對張氏私閥之暴戾橫肆，當起國際義軍以討伐之，是不僅不知有中華民國，不承認東三省爲中國領土，並列強及各弱國家而兒視之，以爲全可狂暴如



日本反對鄰國之地方長官，可任意出兵討伐之。恐世界歷史中無此奇聞。不意有識之諸君子，竟出此論，直侮辱中華民國之人格至於極點，真不勝遺憾者也。至謂『一弄一時之欺詐權謀』，必至國格墮落，甚至亡國，希望不爲目前之小利害小打算，而爲東亞百年之大計審慮云云，誠爲痛切之論。惟宜轉向日本軍閥政府忠告耳。且專恃蠻橫武力，巧言騙術者，亦非立國之道，更必至國格墮落，亦希望日本人士覺悟，勿爲目前之小打算，而害及東亞百年之大計也。

最後謂『今日敵國之政狀，亦非安靖，繼新六十年來，思想混淆，政弊鬱積，無日不在圖謀改進中。內如中日之糾紛，尤爲最大之國患，亟希兩國之志士，戮力同心，督勵政府，根據王道之基礎，謀東亞百年和平之長計，今推選有心者細井肇君，蒞臨貴國，披瀝同人等之微衷，求諸君子之共鳴云耳』。

日本政治之無日不圖改進，固中國人士之所欽佩而羨慕者。然最近所謂改進者，不無倒退之虞。如今日政局趨勢，似遠追前軍國主義之德意志，近倣今法西斯蒂之意大利，又恢復軍人專政，憲政以前之狀態。於是益迷信武力，崇尚專制，可謂以霸道爲基礎，祇顧目前之功利，忘却東亞百年和平之大計。東北事件，尤爲明證。中國政治，未見修明，而思想亦極混淆，多顧目前之苟安，未能爲永久之圖謀。『兩國志士，戮力同心，督勵政府，根據王道之基礎，謀東亞百年和平之長計』。誠爲今日之要圖。諸君子遠識卓見，實日本民族之明星

，東亞前途之曙光，中國同人，不勝歡迎者也。然如借以提倡東亞門羅主義，不特東亞前途淡，即世界亦復暗淡。

中國多數國民，受巨烈之刺激，痛憤之餘，惟知抗日禦侮，復仇雪恥。然有識之士，欲舍垢忍辱委曲求全，謀東亞永久之和平者，實不乏人。試觀輿論界，近日在日報月刊所發表者，或主張『接受前幣原之五項基本原則』，更或主張『解除東三省軍隊，遠颺將來，確定遠東兩大民族可以實行共存共榮之基礎』。可知敵國國民中，有不計目前利害，不顧多數國民反對，而與諸君子懷同感者。欲泰東一心，當先除去障礙。今者，大錯已鑄，挽救非易。日本之政府已入歧途，日本之國民更多盲從。百年大計，惟賴兩國少數有識者平心靜氣以謀之耳。茲綜合中國各方之輿論，參加個人之意見，提出下列之原則，以作共鳴之呼聲：

一，以王道爲基礎，解決兩國之糾紛，謀東亞百年之大計。日本當先廢黜霸道之武力，撤退佔據三省之軍隊，以去兩國之猜疑，以復兩國之情感。

二，東三省主權獨立與領土行政之完整，應絕對尊重。自九一八以來，日本一再聲明，無侵略領土之野心，諸君子之宣言，亦謂滿洲事變絕無領土之野心，然竟成立所謂『滿洲國』之傀儡政府，此與扶植韓國，脫離中國，爲同一步驟，同一用意，不特破壞中國主權獨立，與領土行政之完整，且違反九國條約，及在日內瓦之一切諾言。此種事實不取消中國無化仇爲友之望，國際關係，亦無由惡化變爲諒解之望。

三，中國應改造東北政治，如收束軍隊，協和外交，廢除苛稅，休養民力等等，均應確  
定計劃，積極實施。並爲免去猜疑計，東三省的地方長官，應慎選適當之人物。人選標準：  
(一)須非有割據思想之軍閥，(二)瞭解中日關係，有東亞和平之思想，世界遠大之眼光，(三)  
須非以前民衆所不歡迎者。此外，滿蒙族人材，應儘先選用。

四，東三省之經濟利益，中國依門戶開放之原則，歡迎日本平等互利之合作。東省地大  
物博，蘊藏甚富，中國一時無力開發。日本地壤相接，物產原料不足，而資本技能有餘，彼  
此合作，豈非兩利。此真共存共榮，東亞百年和平之大計也。如專以飛機大炮爲奪取物產原  
料之先鋒，結果祇有兩害。卽如鐵路建設，本可提籌並進，乃日本造路，從前惟注意於政治  
軍事，而於經濟方面，則祇知有滿鐵會社，以致貸款承修之路，以經濟上缺乏價值，大率虧  
累。而中國爲開發東省，勉力建築之一二新路，又爲日本所嫉忌，認爲妨礙滿鐵。實則既曰  
共存共榮，不應褊狹自私。今如將鐵路問題，重新整理，由兩國專家，作切合事實的協商，  
以互利爲本旨，祛排斥之偏見，不特運費定率，儘可商洽妥協，卽改訂路約，亦非絕對不可  
事，要視其條件如何耳。此外一切經濟問題，皆依此標準辦理。如韓民移墾，本東北民衆所希  
望，日本工業礦業林業之機器人材，亦開發東北所需。日本苟不狹政治勢力，不抱侵略野  
心，開誠布公，以『資本智能』，與中國之『土地富源』合作，中國自當極表歡迎，絕無自  
杜開發之理。

五，中日懸案之繁縷，與此次事變之擴大，固由於日本之野心過奢，方法太蠻，然中國從來官僚政治之堵塞外交，亦不能不任其咎。今後應本『合理合法平等之精神』，爲迅速確實之交涉，解決已往之糾紛，掃除兩大民族團結之障礙。

六，中日一切惡因掃除，懸案解決後，中國國民不特不再反日抗日，當然應當聯日，以共存共榮之理想，平等互助之精神，進而爲泰東一心，日華一族之結合。即所謂日華同盟，軍事協定，亦未始不可實現，因此乃世界大同之踏徑，非合併韓國之故道，不僅東亞百年之長計，抑亦世界和平之階梯，人類前途之光明。諸君子果有此理，願宏願乎？

惟以目前情形觀察之，此種理想，此等事實，似難希望於日本今日之軍閥政府。因彼等正在瘋狂，不知有王道，不知有和平正義，並不知有世界人類，惟見目前之利害耳。但即舍是非曲直而言利害，日本軍閥及多數國民，以爲佔據滿洲，爲日本目前及將來無窮之利。實則目前利尙未著，前途之害實甚大，月前大公報曾借箸及之，非中國人士故爲危詞，實乃必然之趨勢。試分析言之：

(一)日本佔據東三省，志在獨佔利權。然經濟利益，必須與本地民衆合作。今專恃武力宰割，三千萬中華民族之愛國心未泯，豈能忍受！且軍閥浪人，及以戰勝者征服者自居而去之日本人，暴戾恣睢，與華人絕對不能合作。必至主客水火，秩序不寧，人心不附，抵抗之事，到處盪起。雖有人材技術，絕不能進行建設開發。况以日本近日財政之困難，流動資

本之缺乏，國策感情之惡劣，經濟信用之低落，即欲急遽經營，恐亦無力。如積極倡言移民，實際需大資本，並非與土著合作不可，短期內恐絕對無望。其他開發，恐同因此種原因，一時無法着手。

(二) 目前迷信宣傳，懷投機心理，以赴東三省之日本人，多爲無產階級，失業羣衆。一旦失望，進退維谷，不免受俄韓共黨之結納，思想左傾，蔓延及於日本內地，其隱憂恐不難設想。即駐滿之日本軍隊，亦不免潛移默化，暗受影響，前次西北利亞出兵之結果，可爲殷鑒。況當日本思想混淆，經濟恐慌之時，傳佈尤易乎。

(三) 中國目前或無力收復東北，然中華民族，斷難一日忘懷東北，必用種種方法以圖自衛，或國民繼續抗日，使日本在中國全國商務，永無恢復之一日。日本在廣州一地之貿易，即足當東北三省，如因東北三省而失全中國無限倍之市場，實非得計。或政府與國民最後覺悟，人懷復仇雪仇之心，團結內部，修養實力，以滋奮鬥之精神，孤注一擲，勝負之數，未可逆料。即不幸而敗，中華民族，絕難隨之俱盡，數千年延續之國家，四萬萬龐大之民衆，當有如德意志之菲希特，意大利之瑪志尼諸人者，起而圖存。即不然，如印度之志士，韓國之健兒者，亦必不乏人，最後之利害得失，尙待清算。

(四) 自華府會議以來，世界列強對於日本，已懷疑忌之心，不良之感，此次事變，國際與美國歷次決議警告，俄國亦因北滿關係，積極備戰。日本悍然不顧，與世界列強爲敵，

目前各國，因經濟問題，或不敢取斷然之干涉，然已播危險之種子，將來必有一國或數國，起而東向之一日。此真所謂『吞下炸彈』，恐非日本之福也。

總之，日本軍閥政府，祇顧目前之功利，不知東亞百年和平之大計，亦不知日本將來之禍患，驕橫已極，瘋狂未已，觀最近外交時報中一文，可以代表日本軍人之主張，可以知其狂妄之程度。茲節錄如左：

『日本不僅繼續佔領滿洲，且無論何時何地，都可發生第二第三的上海事件。……或者南北的慘狀，將擴大到中國全土，十九路軍的毀滅，將為中國全國民之命運的象徵。……今後還有支出幾億軍費的準備。同時更觀世界的趨勢如何，或將以世界強國為對手，以貫徹我們的主張……』。

讀此，則日本軍人氣焰之咄咄逼人，可見一斑，更可知東三省現狀，不特無變更之可能，其野心勃勃，正無止極，目前已完全失兩國交涉之機會。日本軍閥，不特目無中國，不與同洲國民留相見之餘地，且目無世界，欲與世界強國為對手，以貫徹其蠻橫之主張。此種蠻橫態度不改，近受中國之抵抗，遠引列強之攻擊，則日本半世紀積蓄之國力，恐終有因中日問題喪失之一日。目前之勝利，未可恃也。將來歷史家乘筆記載，不特對亞洲團體潰裂之因果，將笑日本軍閥之不智，而對日本因驕而敗之經過，亦將惜日本國民之無識。兩國同歸於盡乎？抑共存共榮乎？有識者當知所選擇矣。諸君子高瞻遠矚，當日本軍閥瘋狂，中國政府

猶豫之時，欲兩國志士，戮力同心，督勵政府，根據王道之基礎，圖東亞百年和平之長計，誠東亞之曙光，中日兩大民族之福音也。中國國民，自當特別歡迎。惟冀諸君子與日本國民，打破從來大陸政策，與東亞門羅主義之思想，勿爲軍閥謬誤之言行所迷惑，匡正其謬，而不獎助其惡，中國同人，亦當督勵政府，對於外交力矯因循之積習，糾正青年，毋徒爲感情之衝動，以促真正泰東一心，日華一家之實現，不特東亞之幸，亦世界之幸也。（完）

## 康藏考察記出版預告

鶴天子民國二十四年冬，奉命護送班禪大師入藏，由南京至西安。二十五年春，由陝而入藏，至龍喜寺，因抗戰發生，奉中央命暫緩入藏。鶴天亦留該寺數月，冬復返玉樹。二十七年春，由青而康至甘孜，夏赴康定，秋復返甘孜，冬由康定返成都。時逾三年，地計萬里，沿途逐日記載，達百餘萬言，關於甘青康藏之地勢，氣候，交通，物產，以及回蒙康藏羅維各民族之風俗習慣宗教教育等等，無不備述。並插照片二百餘幅，不日付印。先此預告。內分二十章如下：一、由蘭州至拉卜楞 二、留居拉卜楞 三、重返蘭州 四、由蘭州至西寧 五、留居西寧 六、由西寧至玉樹 七、留居玉樹 八、由玉樹至龍喜寺 九、留居龍喜寺 十、重返玉樹 十一、由玉樹至甘孜 十二、留居甘孜 十三、由甘孜至康定 十四

、留居康定 十五、遊麇西面 十六、康瀟往返 十七、重返甘孜 十八、再赴康定 十九、由康定至雅安 二十、由雅安至成都

五四

### 內外蒙古考察日記再版預告

鶴天子民國十五年冬，由甘肅六年夏，復由庫倫經內蒙額拉善返寧夏。往返九閱月中，逐日記載。對於蒙古之種族，部族，宗教，社會，交通，物產，以及外蒙古國民黨青年黨之組織宣傳，國民政府之教育財政軍備衛生等等，無不備述。並詳記冰雪沙漠中駝馬汽車之苦况奇情，全書約二十萬言，並插圖五十餘幅，曾由新亞細亞學會在南京發行，業已售罄，現擬再版，先此預告。

### 東北考察記再版預告

鶴天子民國十八年赴東北，遊遼寧，吉林，黑龍江三省，並沿爾濱特區。沿途考察，關於各地之交通，經濟，文化，社會等等。無不詳述，並特別注意吾國東北軍備，暨日人在我東北之陰謀與侵略實况，曾在新亞細亞月刊發表旋印單行本早已售罄，現擬再版先此預告。

### 西北考察記青海篇再版預告

鶴天子民國十四年，經察哈爾主持甘肅教育行政，又赴西寧，代表祭海。旋因劃界問題，由西寧經巴戎循化至拉卜楞，由河州返蘭州，沿途記載，並按省分類詳述，擬分為西北考察記察綏篇，甘寧篇，青海篇，次鵞出版，以事實需要，青海篇先印行。南京淪陷，損失一空，現擬重印先此預告。



54

715-41

X

BC

31.32

1/2